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鏢头杨三



## 镖头杨三

聂鑫森(刊于)

昔日的古城湘潭，地处湘中腹地，很是繁华过一段悠长的岁月，素有“小南京”之称，古城依傍澄碧如练的湘江，可通八百里洞庭，再接浩浩淼淼的长江，水上交通十分便利。因此从城东端头到城西尾梢，临江一溜大码头：小东门、文昌阁、大步桥、关圣殿、怡和坪、仓门前、石子位……，舟楫云集，煞是热闹。车轮滚滚的官道，南来北往，皆经此处，尤其是本省客货欲远去黔、桂、川的，湘潭便是一个不可绕避的驿站。城中有两类生意规模宏大，一为药材，一为粮食，药铺和粮行随处可见。只因湘潭自明、清时代，便是全国著名三大药都之一（另两处为河北安国和江西樟树），又是江南最大的粮食集散地，各省的药商、粮商都来此地采办货物。商事荣茂，便又催兴了其它行业的勃起，比如钱庄、绸布庄、饭馆、妓院、烟馆、戏园……还有一个古老的行当：镖局。

那时天下不怎么太平，又没有飞机、汽车、轮船，财货、银两非木船、车马运送莫属，路途遥遥，山重水复，水霸、山王杀人劫财的事时有发生，没有护镖的寸步难行。

于是，城中便有许多大大小小的镖局，专门从事这项古旧的营生。大的镖局往往拥有许多武林高手，为首的称之为镖头，其属下称为镖子手。也有技压群雄的，一人开一爿镖局，有人雇请护镖，把镖局的门一关，随货商上路，回来后再燃一挂吉祥鞭炮，向四邻宣告已安然护镖城。

杨三就属于这种类型的镖头。

杨三的镖局名叫吉成镖局。

杨三不是本地人，从哪里来的，谁也说下情，他的口音很杂，南腔北调的，但他的镖局和他本人一样，名气很大。他从十八岁开始当镖头，到不惑之年，还没有过“失镖”的记录。那时已是民国刚立的年号了。

杨三生得很瘦小，双目却分外惺亮，走路慢慢腾腾的，说话声音柔和，不像习武的人。但他的功夫确实不得了，使的是一口单刀，刀背厚，刀刃薄，寒光闪闪，而套路却自成一格，舞动起来；几乎可以把自己的身影“化”掉，连水都泼不进去。在拳脚上他精于“形意拳”，如鸡形四把、碎步蛇形、劈拳等，已入化境，这是陆上功夫。水上功夫主要讲究使用短家伙，如分水缆、雁月刺、峨眉剑、梅花状元笔，这些无不谙熟。他还会使暗器，主要是飞镖，一个镖重一斤许，故又称斤镖。他甩镖出手快，准头好，指哪打哪，从不失误。

杨三在镖行人缘不错，信誉很好，客商来请“镖”，他必问：“你先去过别家没有？如先联系了别家，他说：都是朋友，他的功夫不在我之下，请他没错。”如果没先联系别家，他才应允，然后很慎重地和对方签约，比如护的是什么镖，价值几何，如“失镖”，应如数赔偿，如“完镖”，应付多少工钱，他说这叫“先小人后君子”，“失镖”而不失声誉，只有一种情况，就是护镖人全力拼杀而气绝身亡。杨三一直没有成家，问他为什么，他说这营生性命朝不保夕，别害了人家的女儿；一个人做，一个人吃，无牵无挂。

他的镖局总是生意很好的，他也有“让镖”的时候，当他得知哪个镖

局生意清淡时，必推说有急事外出，无法“应镖”，请找××镖局。来人面有难色，他就说：“如果‘失镖’了，我再赔你一份！那个镖局知是杨三所荐，感激之后必是小心谨慎，以免砸了杨三牌子。”

杨三曾为一位钱庄老板护送十万大洋乘船过洞庭湖去武汉，桅杆上挂一面“吉成镖局”的镖旗，在风中猎猎风动。他坐在船头，身边放着那口单刀，一边眼观六路，一边细细捧着葫芦喝酒，忽见迎面驶来一条大船，船头站了二十来个人，杨三一见阵势，便知有人劫镖，忙急令停船。

杨三站起来，一拱手，说：“朋友，兄弟为讨一口饭吃，押镖经过贵地，请高抬贵手。为首的人握一杆银枪，三十岁出头，生得高大魁梧，眉目间英气逼人。”

“兄弟手下的人也是为讨一口饭吃，不得不过来劫镖，你若能胜我一招，我和你互不相扰，如何？”

杨三只好用脚把单刀往上一挑，然后接住，笑吟吟地说：“请当家的进招！”

两船靠拢，年轻人持枪向杨三刺来，直取喉头。杨三一见便知是“锁喉枪”来了，而且功力不凡，当枪尖离喉寸许时，猛地用单刀拨开，震得对方虎口剧痛。银枪急抽准备变招时，杨三抢先一步换招，一刀劈在他的左臂上，年轻人疼痛难忍，银枪脱手掉入湖中，惊慌之余以为左臂砍断，目光一扫，手臂完好如初，便知杨三用的是刀背，并不想伤残他。立即拱手施礼：“杨三镖头，早闻大名，今日一见，果是侠肝义胆。”

杨三连忙回礼：“当家的，我一时失手，还望海涵！”

“今后凡插吉成镖局镖旗的船过此，我一律放行。在下风云龙，后会有期！”

大木船回舵，箭似的远去了。

按江湖规矩，只准劫镖人问护镖人姓名，风云龙自报家门，可见心诚意笃。

杨三热泪盈眶。

杨三有时也出远门，比如去甘肃、青海，是应去那里采购犀牛角、藏红花、牛黄之类贵重药物的药商所请，护送药商及所携大量现款。有一回在一条荒僻的路上，忽然成梅花瓣状摆开五张八仙桌，每张桌上放一个五百来斤的大石锁。杨三忙让其他人退后，持刀走到桌子中间，高喊了一声：“朋友，杨三献丑了！他把刀猛地插入石锁底下，然后轻轻一挑，石锁便飞到几丈开外，再将其它石锁一一挑开，这臂力好生了得！接着，身子下蹲，一个大扫腿，将五张桌子踢开。杨三朝四面分别拱拱手，说：“多谢兄弟让道，来日再谢。”便领着人从从容容往前走去，竟再无人为难。

在没有人“请镖”的日子里，杨三便到棋社去下围棋消遣。棋社与镖局只数步之遥，杨三大敞着镖局的门，锁是不必落的。小偷毛贼急眼了也不会去他那里，那不是自找难受吗？

这一年年景不大好，秋收后，城里的粮行粮价不但没有落下去，反而上涨了，而且涨价的大米还供应不充足。

这对于杨三来说，并无多大影响，一个人能吃多少粮食呢。

杨三依旧有闲心思下棋。

他下棋是打过童子功的，还读过不少棋谱，比如晋人所写的，有些定式他烂熟于心，但又不为棋谱所固，能有所颖悟。古人的“金井栏”一式，

所变化出来的”镇神头”、“倒垂莲”、“空花角”、“立仁角”、“背绰角”、“莲花角”、“大角图”、“小角图”、“卷帘势”、“钛网势”、“破连三拆”……都能运用自如，而自成一格。他往往在下棋中，体会出与武术相通的地方，他最赞赏的是“得意忘形”的境界，什么定式、招数，参透此中意味后，是要丢开“形”的，然后进入一种无技巧的化工之境，这才是紧要的，否则难有造就。城中每年中秋前后都有棋赛，赛出头二三名，称之为“棋状元”、“棋榜眼”、“棋探花”。但杨三从不参加，何必去争这个高低呢，他的职业是护镖，护镖需要一身好武功，他想的就是怎么走好每趟镖。

这天他正跟一个老者下棋，已下到收官子的紧要关头，突然城中最大的茂丰粮行老板朱启人找到棋社来了。

朱启人很胖很矮，芽着蓝锦缎长褂，戴着一顶黑缎瓜皮帽，很富态的样子。

他走到棋桌边来，说：“杨镖头，敝行要劳你大驾，走一趟镖。”

杨三忙站起来回礼，说：“往哪里走镖？”

“运一批粮食去贵州。”

“哦，听说那地方今年年景很差，这趟买卖朱老板要发大财了。”

“借你吉言，有你杨镖头护镖，一路好平平安安。”

杨三随即往棋盘上扫了几眼，飞快地“点目”，他执黑，贴子之外，还余一目。便对老者说：“你老人家高手，杨三输了。”

老者说：“还没点目呢。”

“不必点了，我输了。”

说完轻轻将棋子抹乱。

老者以为真的赢了，显得很高兴。

杨三对朱启人说：“请到敝局去签个约吧，如何？”

朱老板笑着悦：“好吧。其实不签约也没有关系，你几时失过镖呢？”

茂丰粮行此次出行的有二十多辆马车，马车和赶车的都是车马行雇请的，装运着几万斤上等白米。粮行随行的只有一个账房和一个伙计。出发的前一天傍晚，朱启人在“洞庭春”酒楼设宴，宴请杨三。作陪的有车马行的老板、粮行随行的账房和伙计。酒宴很丰盛，喝的是茅台酒。酒过三巡，朱启人说：“杨镖头，你一个人护镖是否要别的镖局配几个助手？”杨三微微一笑：“我向来独来独往，不用什么助手的，”朱启人说：“粮队所经的地方是邵阳、怀化、湘西那一带民风强悍……”杨三说：“我知道，失镖了，我杨三赔偿。”朱启人说：“这就好。这就好。”

第二天一早出发时，杨三骑一匹高大的白马，挎一口单刀。除所带简单衣物外，还有一副围棋子，是云子，就放在账房和伙计乘坐的马车上。杨三骑马在前面开路，“吉成镖局”的镖旗插在第一辆马车上，在风扬起的尘雾中，自矜地飘动着。

一般的护镖人出行前，都喜欢到庙里许个愿；或到卦摊上卜个卦，以卜凶吉。杨三没有这个习惯，去亦去，归亦归，都不当回事。按规矩，在护镖时间里，行止起宿皆由镖头说了算。一进入邵阳境内，杨三便采取迟行早宿的办法，只在中间加快速度。每当在客栈宿下，他洗漱罢了，便在房中摆开棋盘，左手执黑右手执白地大战一番。到夜深了，再去看看粮车及马匹，然后才回房歇息。歇时把单刀放在枕边，以防不测。一路无事，渐渐地进入湘西。杨三的神经也暗地紧张起来，湘西素来匪患连绵，连政府也莫可奈何。

这一天傍晚，他们在一家车马大店安歇下来。阳光金红金红的，斜到大院里来，到处飘袅驴马的腥骚气。远处，青山如黛，又险又奇。杨三吃过饭，洗过澡，便回到房中。

天色暗了下来，他点燃桌上的桐油灯，摆开棋盘，忽听见隔壁房里有棋子落桌的脆响，心里突然有了一种寂寞感。要是有人下下棋，多好，他忍不住走出门，来到隔壁房间的门前。房门敞开着，果然是一个穿长衫的很文弱的中年人在自己跟自己下棋，神情十分专注。杨三咳了一声，那人抬起头来，问，“先生找人？”杨三在光影中看到的是一张白净的脸，双目有神，便说：“冒昧冒昧我就住在隔壁，听见有棋子的声音，便过来看看。”

那人忙起身让座，说：“先生定是一个弈人，旅途相逢，何不来手谈一局？”

杨三飞快地扫了一眼房间，说：“正好来请教。我叫杨三，是湘潭吉成镖局的，押镖路过这里。”

那人说：“镖局？啊，我听说过，我是个教书匠，叫沙风里，回贵州老家去的。长夜漫漫，在这里摆棋消磨时间哩。”

于是，他们坐下来，一边聊天一边下棋。一开局杨三便知对方棋艺不错，而且着着不露声色，却很有威慑力。到结束时，一点目，杨三仅胜四分之一目！

沙风里说：“先生棋高一着，佩服，佩服。”

杨三说：“先生棋艺不俗。有几处地方，你下得妙极了，先生下棋多少年了？”

“爱好而已，六岁时父亲教下棋，算起来已三十几个年头了。”

第二局下到子夜时方鸣锣收兵，沙风里获胜。

杨三下棋从没有过这样过瘾，宛如喝了一壶老酒，心都醉了。

他们不下棋了，开始专意地喝茶聊天。

“沙先生回老家挣亲？”

“是的。今年家乡年景很坏，很多田地因久旱无雨，颗粒不收，而粮价飞涨，老百姓叫苦连天，有些地方竟出现食人肉的惨景。”

“老百姓怎么活啊！”杨三叹息道。

沙风里说：“政府虽有一点赈灾粮，都被一些贪官层层克扣，老百姓只有望天叫冤。”

杨三说：“老百姓走投无路，只有冒死犯法了！”

沙风里说：“先生所押何镖？”

“大米。”

“这大米老百姓如何买得起，简直是粒粒珠玑，享用的只是富豪阔佬，唉。”

一直聊到鸡叫三遍，杨三才恋恋不舍揖别回房。

第二天出发时，沙风里也雇了一匹马和一个马夫，和杨三并排而行。沙风里除一个小藤箱外，别无他物，是一个很清贫的教书匠，沙风里说：“我回老家去，想傍先生起止，有个安全感，不知先生可否同意？”

杨三说，“可聊天，可下棋，岂不快活，只管一起行宿。”

粮行的账房曾暗地里告诫杨三，别让生人同行。以免出事，杨三一笑曰“他一个书生，防他做什么？”

一连六七日，沙风里和杨三同起同落，聊天、下棋，竟如兄弟一般。

沙风里到底是读书人，常常纵论国事，慷慨激昂，这一点令杨三很是感动，心想，他一个穷教书匠，居然心系家园，忧民于水火之中，实在是大大夫之举。

车马队进入了贵州境内。“沙风里明日将走另一条路，要与杨三分手了。夜里，当杨三来房中下棋时，沙风里没有摆棋盘、备棋子，却摆砚磨墨，然后铺开一张宣纸，对杨三说：“杨先生，同行几日也是一种缘分，我想写一个条幅赠你，以作留念。”

杨三说：“太好了，太好了。”

沙风里略略沉思片刻，便用漂亮的行书写下一首七绝：“横刀江海世人知，几日纹枰并酒卮，最忆镖师情言重，可怜野老倒悬时。”题款为：“湘黔旅次逢吉成镖局之杨三先生，别时乃赠此诗。”

这一夜，他们没有下棋，一直聊到东方破晓，然后沙风里拱手揖别杨三，跨马飘然而去。

杨三望着渐小渐杳的影子，很是惆怅。

一进入贵州境内，果然到处凄凄修修，村墟不见炊烟，路边横着饿浮，逃荒的人一拨一拨在眼前经过。杨三始信沙风里所说并非虚言，心遂惘然。

这天午后，行至一个荒僻处，忽然尘土飞扬，从一个山谷中窜出一彪人马。杨三一看不好，忙令车马停下，勒马一看四面山上，隐隐有人马蠕动，便抽出单刀，准备拼杀，赶车人及账房、伙计，个个脸白如纸，瑟瑟发抖。

领头的是个连鬓胡大汉，双手握一把单刀，他高喊道：“杨镖头，请留下粮车！”

杨三说，“朋友，我也是受人之托，护镖为生，请借一条路，以后再重重致谢。”

连鬓胡说：“我们之所以劫粮，实不为己，请留下粮车，可以活一方百姓的性命。”

杨三说：“如果是我的粮食，你尽管取去。只是镖行有规矩，主动丢镖，罪同叛逆，杨三不愿坏一世之英名，除非你把我置于死地。”

连鬓胡说：“杨镖头，那就失敬了。”

说毕，舞着单刀劈了过来，杨三忙用单刀撩开。撩开时，杨三觉得分量不轻，知道对手也非等闲之辈。三五回合后，又有几人围将上来，或枪或锤或剑，真正是蹄声如鼓，寒光如瀑。这几个人一边围着杨三，一边策马往后退；杨三既无法脱身，又不忍用绝招伤他人性命，故一时难以取胜。在这一时刻，他想起了下围棋的“引征”。

离粮车越来越远了。

在一个山的拐弯处，突然听见有人高喊：“众弟兄且停手。”随着喊声，一马飞来，跨在马上的是沙风里！他依旧是长衫、布鞋，两手空空。

“杨先生，我们又相见了。”

杨三一愣，突然愤怒起来：“想不到是你，你原来是绿林中人！”

沙风里笑着说：“不，我以前真是教书匠。”

“你跟着我，就是为了这些粮食？”

“正是。杨先生，这一方百姓已饿死不少了，就等它救命。”

杨三冷笑一声：“我不相信！你们得了粮食，又去卖高价！我不相信！再说我从未失过镖，岂能毁身誉于一旦？”

沙风里正色道：“你若让出粮车，可教百姓于不死，是大恩大德，怎么

只想着自己的声誉？”

杨三低下了头。

“杨先生如果不相信我，我可以舍此性命，以彰心迹。”

说完，从怀中抽出匕首。

“慢！”杨三痛苦地大喊一声。

沙风里说：“杨先生留下粮车，如不好回去复命，请留下来，和我们一起杀富济贫。”

“不。不是不敢，是不能。我若如此，则败了整个镖行的规矩，在后谁还敢‘请镖’！”

我……我只求你们几件事，粮食留下后，请莫伤赶车人及账房、伙计的性命，并打发些盘缠，让他们安然回湘潭；我的尸首不必搬回去，就在此安葬吧。”

杨三说完，猛横刀于颈，使劲一抹，血光飞溅，遂倒下马来。

沙风里翻身下马，扑了过去，大哭道：“杨先生，杨先生，我不陪你去，岂不令世人笑话。”遂将匕首猛插心口，狠狠一绞，然后和杨三并排而躺。

残阳如血。

随车来的一行人被安然遣返。

粮食分给了附近的饥民。

山头上凸起两座坟头，两块碑石上分刻着“沙风里先生之墓”和“杨三先生之墓”，杨三墓碑的背面还刻上了沙风里赠杨三的绝句。

古城一时哗然，杨三居然“失镖”杨三居然被强人杀死！镖行同业开了个公祭大会，隆重地祭奠这位护镖而死的英雄。

镖行的生意依旧如昔。

只有朱启人好些日子展不开眉头，尽管吉成镖局这份产业归了他作赔偿之用，但他失去的是更多的进益。他常自语：“杨镖头这样好的武艺，怎么会‘失镖’呢？几万斤雪白雪白的大米啊！”

-----

【作者简介】聂鑫森，男，1948年生，湖南湘潭人。曾就读于鲁迅文学院和北大中文系，出版过四十余部专著。现在湖南株州《株州日报》副刊部工作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

-----

## 车在旅途

聂鑫森

他车在旅途，但他永远是半途而废！当我又一次走进老教授车旗仪的书房时，正是初夏的一个黄昏。五十八岁的车教授苍老地坐在书房的一角，他的身前身后堆着一摞一摞的古书旧书。他的这句话有如来自历史的深处，让人感到一种形而上的庄严和肃穆。夕光星星点点从挂着湘妃竹帘的窗口洒进来，洒到他的脸上，使他的脸极似一件斑驳的青铜器。

每次我来看望车教授，他总是用这句话来作不变的序言，对他远在旅

途、几年不归的儿子车千里作尖刻而痛惜的评价。

我自个儿坐下来，说：先生，千里还是有志气的。他怪怪地笑起来。

笑得我毛骨悚然。作为曾是车教授的硕士生，以及他现在的同事，我对他充满了同情和景仰。妻子早丧，把儿子车千里抚养成人，至今犹是一个鳏夫。于寂寞中，做着极为枯寂的学问，在柳宗元的研究上，他是独领风骚的。我的来访，一是想慰藉他儿子远离不归的孤清，二是想得到他于学问上的教诲。每一想起他的名字“车旗仪”，眼前便出现高插旗幡的车队仪仗，那声势，那韵致，使人震慑。但我发现我的到来，却成为他从此述说他儿子的一个契机，而且话语惊人地相似。在这个特定的时间里，他很少谈学问，这一点使我很尴尬。

在许多日子后，我习惯了这种谈话，并为此而激动不已。他车在旅途，但他永远是半途而废，分明是一种对人生的警示。在一段日子没听到这句话时，我会渴望听到这句话，因为这句话落到我心上的时刻，所有的神经末梢都会发出一种轰响。甚至，我觉得这句话，是车教授对他自己说的。他的所有关于对儿子的表述，已经剥离开儿子这个本体，我想我的猜测是有道理的。

车教授怪怪地笑罢，用手拍拍一叠线装书，夕光中飘袅出淡淡的尘烟，有一种久远的气味在书房里弥漫开来。

我问他是否吃过了饭，身体是否舒服，《柳文拾微》这本专著写到哪个章节了？车教授置若罔闻，他干咳了一声，说：从小千里就心浮气躁，没有耐心把一件事做完，他总是半途而废！我三十岁才得子，他妈妈体弱多病，有一个“千里”已经很满足了。三岁时他在院子里和一些小伙伴玩泥巴，是那种胶性很重的泥巴，叫白胶泥。他做一辆坦克，什么都做好了，只等装上履带就成了。他装了几次没装好，就狠狠地把坦克摔碎了。再把泥巴团起来，做一把小手枪，做到扳机那地方，没兴趣了，又把泥巴揉成一团。我站在旁边看着，我对他说：你什么也做不成，你总是半途而废。他瞅着我，梗着脖子说：就要！就要！我走过去，第一次给了他两个耳光。到小学时，给他买了一辆小自行车，是两个轮子的。院子前面有个小坡，他骑着车往坡上冲，快到坡顶时，他慌忙刹了车，推着往上走，再倒转车头，骑上去溜坡下来。再往上冲，再刹车，再推车到坡顶。他一次也没有冲上去过，坡很平缓，就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冲不上去。有一次我问他你怎么冲不上去？他说：我觉得你老在望着我，我就没勇气了。我说：你就当我不在这个世界上。他说：可你在。说完，竟莫名其妙地哭了起来。以后，读初中、高中，很平庸。我希望他能考上大学，到底没考上。几代人都是大学生，就他是个高中生！只好进厂当工人，学的是钳工，技术上也拔个尖吧，没有，混日子！

车教授连连叹气。

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。我想去开灯。就这样吧。别开灯。

我感觉到车教授的眼里渐渐地盈满了泪水，他不想让我看到那两汪泪水。

我说：三年前，千里发誓要壮我中华魂，骑自行车周游全国，一直就没回过家，报纸上时有报道，这也是一个事业。

车教授又怪怪地笑了。到二十五岁一事无成，忽然想起了千里走单骑。他是想做个样子给我看，他是有耐性有毅力的。他想回击我对他的失望，是一种示威。他选择的起点是在这个校园里，身上挂着绶带，车头上插着一面红旗，像演戏。拍电视、发表演说。那天，我就坐在书房里，我知道我的儿



子在想什么。可惜他妈妈不在了。他出发时，唱的一首流行歌曲是《告别我的妈妈》。我的学生对我说：你的儿子了不起。我说：他车在旅途，但他永远是半途而废。

我说：不，车先生，他车在旅途，并没有半途而废！

黑暗中车教授的声音变得非常苍老而遥远：只有我知道他，他是我的儿子，他经常回到这座城市里来。隔些日子，他会打一次电话来，问我身体怎么样，说很对不起，不能侍奉晨昏，说他此刻正在某处，相距遥遥。有些电话从声音的清晰度上，我判断他就在这座城市的某个地方，因为长途电话的声音没有这么亮。他很想见我，同时又怕他的回家导致我更大的失望和鄙夷，他不能变成事实上的半途而废，他要营造一种车在旅途的气氛。

我的心一惊：您怎么光从声音上就能判断呢？您就没有误判的时候？当然他也常从外省打电话来，声音远而小。我有一张大地图，他每次从外地打电话来，我都会在地图上标出他所说的位置。后来我发现，在下一次电话来时，他的位置竟变化不大，相距不过二三百公里，自行车一天最少走三十公里吧，一个月甚至几个月才走二三百公里，可能吗？是的，你会说他毕竟是在周游全国，但这已经是一种抽象意义上的半途而废，走走停停，不断地回到起点。甚至他会在某些区域，到一个无人的地方，取下绶带和红旗，坐一截便车，或在某个小镇休息一段日子，他会在快到一座城市时，重新武装起来，骑车进入这座城市，找市长签字，到一个广场发表演说，引起新闻媒体的关注。我收到过他寄来的签名复印件和报道他的报纸，这没有假。但印在报纸上的照片，没有什么疲惫之色，很精神，不像长途驰驱经风历雨过的样子。我的怀疑一点也不会错。我也完全可以这样联想，他每次回到这座城市来的时候，一定先在某个小城镇，悄无声息地寄存好自行车，然后非常谨慎非常隐秘地回到这座城市里来，为的是来看看我。

可他毕竟没有走进这个院子。我说。不，他走进过这个院子。我喜欢晚上工作，子夜过后，到院子去打一打太极拳。好些次，我感觉到竹篱边的花木丛里，有一双眼睛在看着我，而且不是别人，是千里，我轻声说：千里、千里。那一刻，我是真心实意地希望他走出来，那是一种对半途而废的真实的认可。花木一阵细响，人走远了。我的心又有了某种期冀：儿子还是车在旅途。我的处境是多么的矛盾，希望他回又不希望他回。千里呢，一样，想回又不敢回！小保姆忽然走了进来，摁了摁壁上的开关，书房里一刹时通明透亮。我看见车教授的脸上横溢着泪水，他用手帕揩了揩，又说下去：对千里，有一点我很相信，他知道他不是正儿巴经地周游全国，他不会以此去拉赞助，去骗钱。他每次打电话，都让我寄钱到某市的邮局，我总是多寄一点。我知道他取到那钱时，总有一种不安和内疚，他会想起我这个年老的父亲，也会想起我从小到大对他的斥责：你总是半途而废！他的骑车周游全国，不是想欺瞒世人，不是想获得什么名和利，而是要向我证明，他是能做成一件大事的。你说是吗？按常例，我们之间每一次见面如出一辙的谈话到此应该告一段落，我应告辞了。但这个初夏的夜晚，我脑子里灵光一闪，突然有了深谈下去的欲望，比如，这种父子关系是如何形成的？比如，是一个什么细节导致了千里的总是半途而废？比如，车教授对孩子应负什么责任？但我必须说得委婉，我不能伤害一位可敬的老人的心。

我说：先生，在人的孩提时代，好玩好动，兴趣的容易转移，似乎是通病，千里自然也不例外。假如，当年千里做泥巴坦克和手枪时，虽然不成

功，但是您并不责怪，而是饶有兴趣地和他一起玩泥巴，鼓励他把坦克的履带和手枪的扳机做好；当然更不会与孩子发生对立，武断地给他两个耳光。那么，千里是不是会在一种父爱的鼓舞中，从做好一件小事入手，逐渐积蓄起自己的人格力量，假如在他骑单车冲刺那个小坡时，你亲自骑一辆单车和他进行比赛，鼓起他的劲头；或者，在他快到坡顶时，站在车后为他推一把，让他冲过去，而不是老板着脸，让他充满着畏惧，是不是对千里的未来会产生一种影响力？车教授惊诧地望着我，然后低下了头。我又说：您的过于严格，是不是造成了千里的仇恨和反抗？使他总想在您面前表现自己的能力，但您的严酷又时时粉碎着他的自信，使他无法跨越您这个障碍，以致他无法去做成一件大事。因为在他长大成人后，您所关注的是他做成一件大事。您的存在和他的存在，成了生物链上的两个环节。您说是吗？即使千里没考上大学，当一个普通工人也很好，这也是一种成功。您为什么一定企望他是一个技术尖子，一个自学成材的工程师？牡丹也是花，苔花也是花，您说呢？可现在一切都迟了，千里再无法回到他自己生活的轨道上来，您把他悬在空中了，他无法落到实地。有时我想，您和我都有点儿私心了。

车教授猛地抬起头来，目光如电，他说：你说下去，我想听。

您每次对我讲千里的故事，意义已不在于对儿子的惋惜，而是对自己的反证，您这辈子在学问上是持之以恒的，您还希望有更大的成就，您用儿子的“半途而废”来鞭策自己。而我呢，不厌其烦地听您讲千里的故事，每听一次就警醒一次：要在学问上走到底，决不“半途而废”。而我们都忘记了故事的主人公，怎么让他回到真实的生活中来，让他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，不一定硬要像我们一样追求名山事业，也不一定硬要做一件什么大事让世人瞩目。

车教授乞求地望着我，说：你说怎么让他回到实地上来？我不是没想过，我是想不出来。

我说：想是想不出来的，您耐心等等，得有一个机缘。

看看墙上的挂钟，十点了。

我起身告辞。

这时，书案上的电话铃响了。我想，应该是千里打来的电话。我很急速地离开了书房。

一个月后的一个深夜，刚刚下过一场透雨，到处是凉润润的，细细的虫声渗进绿纱窗。

我正在撰写一篇《柳宗元在永州的文学创作》的理论文章，提纲已给车教授看过，他说有新意。妻子和孩子早已进入了梦乡，她们的梦里一定没有雨。

窗外，突然传来惊惶的呼喊声：孙老师！孙老师！我问：谁？是我——车千里！怎么？千里回来了？我忙跑出来，问：千里，出什么事了？车千里说：父亲中风了，是他打太极拳的时候，刚下过雨的院子很滑，他旋转身子时，跌倒了，现在人事不知。

我忙和车千里朝他家跑去。车教授平躺在沙发上，一身是泥，小保姆正用湿毛巾给他揩着嘴角的白沫。

我对车千里说：给你父亲准备住院的衣物、用具，我给校医院打电话，叫他们来车。

救护车很快就开来了。

我和车千里跟车一起去了医院。车教授被抬进了急救室。

我和车千里坐在走廊的绿色长椅上。车千里低着头，脸上充满了歉疚。他什么也不说，只是静成一尊雕塑。

我打量着千里，他的旅游鞋上泥痕点点，发出很难闻的气味；牛仔短袖衣上汗渍斑斑，一块一块地白在灯光下。看得出不久前他还在仆仆风尘的旅途。

我完全可以猜测出刚才发生的故事。

千里又一次回到这座城市，先打电话给他父亲，然后在深夜翻墙进入校园，潜伏在他家竹篱边的花木丛中，细细地凝望从屋子里走到小院里的父亲。车教授一定又一次感觉到儿子近在咫尺，在一种极为复杂的心情中慌乱地打着几十年如一日的太极拳，在身子回旋时突然滑倒了。车千里并没有立即窜出花木丛，他以为父亲会很快站起来，但是他的父亲一动也不动。车千里飞快地窜出去，呼喊着小保姆，然后，一起把父亲抬到客厅的沙发上。

我明白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，车千里可以堂皇地回到这个家，结束他在旅途的生活，而不怕任何人议论他“半途而废”了。

车教授是偶然跌倒，还是故意跌倒？不知道。

我说：千里，什么也别解释，你得结束你周游全国的壮举，因为你父亲病了。

他抬起头来，显得很痛苦，说：孙老师，这辈子我什么也没做成，又是半途而废，父亲一定失望极了。

不。车教授不会这样想。世界上有很多事等着我们去做，有大事，但更多的是小事，能把小事做好，同样了不起。

那也是的。车千里突然轻轻地哭泣起来。他的哭声很轻很细，但我相信躺在急救室手术台上的车教授一定会听得清清楚楚，他应该明白儿子从虚无缥缈的半空回到了实实在在的土地上，回到他的身边，回到一个普通人的位置，这就不是“半途而废”。他的病会很快恢复的，五十八岁，在现在已不能称为“老”了。

夜，很静，很静。我拍拍千里的肩，说：千里，你先回去洗洗澡，换换衣服。赶明早，你父亲醒过来，看见你干干净净的样子，有多高兴。

车千里说：嗯。几个月后，车教授出院了。学校领导征求车教授和车千里的意见后，将千里的档案提到了学校，安排在中文系行政办公室，当一名勤杂工。

车教授对千里说：好好干吧，当勤杂工并不丢人。千里说：嗯。

千里每天在老师上班前就把各个办公室打扫得干干净净，然后到开水房挑来一担开水，把一个个热水瓶灌满。他特别记着为父亲沏一杯茉莉花茶，盖上杯盖，稳稳地放在父亲的办公桌上。

有一天，千里找到我，说：孙老师，您给我买一套大一的课本，没事时我想当个旁听生。当然不是不安心当勤杂工，我是想读点儿书，读书可以明白道理。

我说：这没问题。

在干完了所有的活之后，车千里常拿着一本书走进上大课的教室。

他的脸上泛着平和的笑意。

(《山西文学》1998年第7期)

## 万笋楼

作者：聂鑫森

在古城湘潭，不管岁月如何更替，有一部弹词却经久不衰地流传，它的篇名曰：潭说古。从城西的石子尪，一直唱到城东的文昌阁，再唱到城中的海会寺、雨湖、关圣殿……唱了城里唱城外。周昭王南征至此的昭山，湘军打造战船的杨梅洲，王阎运为杨度、齐白石授业解惑的湘绮楼……一个地名，便有一个或几个叱咤风云的人物，便有一个或几个不同寻常的故事，这些地名如今还在。这些人物在史册中可寻，于是历朝历代的兴衰，便清晰地凸立在眼前。不，也有例外的，比如传说故事中的万笋楼，到底在何处，楼上又发生过什么样的故事，在弹词中却语焉不详：

湘潭有座万笋楼，  
万样相连巧运筹。  
楼旁青竹如剑戟。  
白云到此也下流。  
山堂堂主布迷阵。  
只等叛逆上钓钩。  
尤头一动万樟动，  
天崩地裂楼不留。  
城外山深林又稠……

自小及长，每听到这一段弹词，我便心旌摇动，兴奋不已，总觉得那里面藏着一个什么秘密。我开始竭尽全力而又悄悄地去探测弹词背后的真实内涵，书房读史，街巷访老，日积月累，便逐渐明白了万笋楼的许多秘事

### 贰

漫天的鹅毛大雪下得好紧。  
衰老的宋管家从刚刚关上的园门边，走向不远处的万笋楼。雪花一身，长而浓的眉毛上雪花一颤一颤。他趑趄着走在深深的雪里，一脚落下去，雪淹靴面，一脚拔出来，便带出一声沉闷的雪响，寒气顺着脚杆袭进心窝。如针砭一般。在这个冬天，他深感自己岁月的迟暮的精力衰微。园子里立着大大小小的翠竹，如就如剑，不时地传来一声两声竹梢在重压中爆裂折断的脆响，如爆竹的燃放。往年的冬天，雪没这么大，风没这么冷。竹子也没这么的怒响。他似乎感到了一种不祥之兆。

当他奔进燃着红红炭火的万笋楼厅堂时，哥老会荆楚山堂龙头大爷杜五，和园林营造师黎成轩下围棋已下到收官子的紧要关头。

宋管家歛声屏气，轻轻地站在旁边。

他看见杜五的眼里英气灼灼，喷射出一股炙人的热力，而黎成轩的脸色却显出一种沉郁，目光并不停留在棋盘上，飘移在厅堂各处，洋溢着痛惜之情。他以为是黎成轩输了。杜五凯旋曲将奏，但细看棋势，犹在难分胜败之时。真怪，他们就这样默默地下棋，一连下了七天。似乎都不在乎胜负，注重的只是一种形式，这使宋管家惑然不解。而且，每至黄昏，杜五也不留黎成轩宿此。一向谨慎的杜五，却不怕因黎成轩频繁的出入，以致暴露这个不为世人所知的地方！

杜五手中捏着一颗圆润黑子，正欲放到棋盘上去，忽然又停住了，问：“宋管家，有事么？”宋管家肃然躬身，说：“杜五大爷，有四个洪门兄弟来访，想拜见您哪。”

杜五双眉一挑，眼中泻出两道寒光，脸上肌肉抽搐了几下，然后两个手指使劲一搓，只听见咋啦啦几响，那颗乌黑的云子竟碎成了粉末。他说：“狗娘养的，终于来了！”

黎成轩痛楚地倒吸了一口冷气，身子震晃了一下，捏棋子的手微微发抖，脸色刹时苍白，缓缓地问：“真的来了么？”

这正是光绪二十六年的隆冬。

### 叁

这个冬天似乎冷得特别早，节令刚至小雪，却漫天落下一场大雪来，一下就是三天三夜，整个世界像为谁吊丧似的，一片缟素。黎成轩的心里莫名的烦乱起来，喝酒无趣，作画无心，亦不想去访友聊天。大雪飘飘的第二大深夜，妻子和儿子早已安歇，他独坐书房，拥着一炉炭火，呆似木偶。忽听得园中西北角一声巨响，震得他弹跳起来，发疯似地跑过园中，借着淡微的雪光，他看见那个木柱竹瓦的小亭子坍塌了，痛苦地蜷成一团。

这亭子好好的，怎么会坍塌呢？

这是凶兆啊。

在一刹那间，他的心尖痛尖痛，他想他的心血之作万笋楼行将毁于一旦。

当大雪稍歇，黎成轩便将妻儿送往长沙的岳家，并将一些贵重东西一概运去，再匆匆返回湘潭家中，等待着什么。等待着什么呢，他也一时说不明白。

在古城湘潭，作为一个名闻遐迩的园林营造师，为多少世宦大族营造过楼台亭阁，哪一个园子不是费尽心机？！在温饱无愁之后。他营造园子想的是如何独具只眼独运神思，使他的佳构能显名于当代流传于后世，也就不在废此生生了。他造小园；以静观为主，动观为辅；造大园则以动观为主，静观为辅。有山有水者，因地制宜，使山有脉，水有源，脉源贯通，做到水随山转，山因水活。一亭一阁，一墙一篱，一石一花，造景借景，或隔或分，境界自出。因此，他每造一园，便获得一片赞誉。口口相传，推波助澜，声名远播。

独这座万笋楼不为人知。

不是设计营造得不好，而是太好了。只是遵循对园主人杜五的诺言，永远保持一种缄默。但他相信，只要没有意外情况，这座楼绝对可以跨越时间而留存下去，终究会彼世人所称颂。

装盛万笋楼的园子叫万笋园，掩藏在古城郊外一片无名的丘陵之中，园中遍植翠竹。

可想见春天竹鞭迅走，竹笋爆节，那一片亮亮的响声会使园子这元声的画变得音韵悠远。

竹林拥着一座四层的木结构轩楼，有地下室（设着荆楚山堂武器库、财库和印信室）；楼层与楼层之间，设有悬空的闸门，一按开关，闸门便落下，使各楼之间互不通行；更神巧的是，经黎成轩精心设计，整个楼以万余木榫相连相接，只要扭动顶楼一个龙头大榫，则榫榫游移，眨眼间柱倒梁斜，万笋楼便轰然塌倒；主楼又与园中一些小建筑互相牵连，一旦主楼倾塌。则其余建筑一并坍塌。

这是应杜五的要求设计的。

黎成轩认识杜五已经有许多年了。他虽是读书人出身，却痴心于园林建造，又肯仗义疏财，急人之急，久在江湖，便博得很好的名声。且性怀刚烈，每以作满清挾子之子民为憾事，虽不是洪门兄弟，却与洪门中人多有交情，也懂得不少“海底”和“条子”（洪门隐语和暗号）。

九年前，杜五找黎成轩密谈，请他造一个山堂秘所，地方选在古城远郊外一片无名的丘陵之中，要求此楼在危急时可以即刻倒毁。不留痕迹，并要严格守密，不为外人所知。工匠要从外省请来，请来时绕开城填，舍近求远，昼息夜行，使其不辨方位；材料则采取节节转运，轮番换人，最后才聚于一处。当然。设计园楼之外的事，杜五自派亲信办理，只是督造时，黎成轩必须亲临现场。

杜五抱拳说：“黎兄虽不在洪门，我却视你为洪门兄弟，此事你不可告人，楼成之后。亦不可再来此处。当然，如天公助我，一扫挾虏，那又何须再守密？”

黎成轩一口应允。在那一刻，他的心中陡地燃烧起一种创造的狂热，他要造一座天下独一无二的名楼。

这座楼整整造了五年。加上先前花了两年时间按他设计的图形准备材料，以及到外省秘密招募工匠，一共是花了七年时间。

万笋园造好了，万笋楼巍然立起来了。黎成轩没想到他有这样惊人的才华，他为此而激动不已，他断言这是他平生最为得意的杰作，今后再也无法超乎其上。

杜五要给黎成轩一大笔钱，黎成轩婉言谢绝。他说：“你杜五大爷立志要推翻满清王朝，发誓挾虏不除，决不成家，令我佩服：我若收钱，岂不是势利小人。因今日别此，我再不能来，虽反复观赏，心犹恋恋不舍，唉。

杜五很感动，说：“黎兄如此说，我更觉对你不起，总要让我略表谢意，心才安哪。

黎成轩说：“闻杜五大爷武艺超群，且轻功极好，能否止我开开眼界，也就心满意足了。”他们站在万笋楼前的夕光里，很远的地方有野桂花的香气随风拂来，倦鸟归林，啁啾啾啾。

杜五一笑：“这有何难。”

说毕，微蹲身子，喊声：“黎兄，请看！只见杜五轻飘飘凌空而起，矫若惊鸿，眨眼间便落在万笋楼二楼的廊檐上。

黎成轩高声喝彩。

#### 肆

光绪二十六年的冬天，杜五悄无声息地潜回了万笋楼，除宋管家外，还有几个贴身侍卫。

这一年杜五不过四十出头，正当血气方刚之时，但却感到了从未有过的疲惫和失望。

同时心头满满地蓄着郁闷和愤怒，日夜煎熬着他。在宋管家的眼里，杜五大爷老得很快。

那双大大的眼里。布满了通红的血丝。当他们走进万笋园，踱进万笋楼时，宋管家长长地吁了一口气，说：“杜五大爷，你该好好养息些日子，谁也找不到这地方来。……”

杜五冷冷地一笑。

湘、鄂两省各处通衢码头上；张贴着捉拿朝廷重犯杜五的通缉令，凡通风报讯者赏银镶千两，抓获杜五者赏银万两。

“杜五的荆楚山堂数千弟兄，秘密地参加了唐才常的自力军，准备于今年七月起事，不幸泄密，以失败告终，许多弟兄被抓捕杀戮。荆楚山堂的副堂主、香长、盟证、坐堂、陪堂、刑堂、执堂、管堂、护箭、护印、新服等一千首领，俱被陆续缉拿处决，那些头颅被挂到城门口示众。杜五也只好东藏西躲，仓皇逃命。但也每到一处，住不了几日，便被发觉。便有兵勇追捕，只好又乘乱离去。他奇怪准这么熟悉他的行踪？宋管家和几个贴身侍卫与他数年来肝胆相照，同生共死，当然不可能是内奸。何况精明的杜五也曾细细地观察过他们，却无丝毫疑点，这个一直在暗暗追捕他的人，自然是出自本门中，他闻说衙门新近成立的飞翰营，即是收罗了一些山堂中的败类，诱之以官禄名利，由他们做眼线，追杀洪门弟兄。

杜五在湘、鄂两省兜了一个大圈子后，悄然折入万笋楼。

纷纷大雪，很快抹去他们的足迹。

宋管家在他们到来之前，早派心腹之人把一切安排好。这个秘密居所，除他们几个知道之外，还有当年的设计和营造者黎成轩知道。

这年的雪，几乎从初冬下到隆冬，一场接一场，造就了一天一地的白，一天一地的静，像力无数死难的弟兄披麻带孝。

自进入万笋楼起，杜五几乎没有上床睡觉，日日夜夜坐在红红的木炭火前，目光极为渺远。每顿饭，皆由宋管家亲自送来，必催促数次，杜五方端碗草草用餐。夜深人静，杜五会顶着雪在园中竹林里漫步，踏得雪吱呀呀直响。宋管家总若即若离地跟在身后，生怕有什么意外。

杜五苦思冥想谁在领着人追捕他和他的弟兄。荆楚山堂的香堂兄弟共分十排，他一个一个地想来想去。

他忽地脑子里一闪：只可能是夏炳生。

他回过头去，对站在不远处的宋管家说：“备点酒，我要暖一暖身子。”

宋管家应诺一声，从夜色中退了出去。

杜五冷冷地笑了几声，对，只可能是夏炳生。这个香堂二排的圣贤大爷，负责香堂内外的谋划事宜，三十多岁，窄长脸，小眼，心狠手辣，使一把七星剑，武艺极好。杜五常从夏炳生过于殷勤的目光里，感觉到他心底里的委屈和不驯。两年前，夏炳生因勾引一个洪门弟兄的妻子，又索逼他人钱财，被人告发。按本堂规矩理应处死，杜五念他精明能干，又正当用人之际，便有意袒护，留其性命，处以“三刀六洞”的家法——三把“小宝”（匕首）洞穿两腿一臂。随即杜五令他回乡下养伤，连带闭门思过。但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夏炳生老借口伤势未愈，迟迟不肯归回。

杜五又想起那大用刑时，夏炳生倔强地昂着头，眼角的余光冷森森地

射向他。

更让杜五痛苦的是，各处谣言四起，说是他杜五出卖了兄弟，要不怎么他一个人丝毫无损，逍遥在外？

他不能不清理门户，他不能不重视自己的清白。

这一夜，杜五一杯一杯喝着宋管家烫热的酒，十余杯过去只是稍有醉意，然后取下墙上挂着的虎头刀，握住刀柄，轻轻一抖，刀匣飞了出去，稳稳地挂在墙上。

宋管家喊了一声：“好。”

杜五也不说话，便沙沙沙地舞将起来，只见刀光闪跳，寒气四泻。

宋管家知道，杜五大爷每喝酒兴酣，再舞刀不止，便是有一件什么大事要发生了。

## 伍

黎成轩送走了家小之后，开始焦躁地等待着什么，食无味，寝不安，而且开始整夜整夜地失眠。夜深人静，他躺在床上静听着雪花飘舞而下的声音，雪瓣与雪瓣在空中彼此棱角相触，发出一种极细极脆的碎裂声，然后落到地上，又是极浑厚的一响。雪花一层一层地铺砌，松松的，软软的，仿佛要把整个世界掩埋。他奇怪他的听觉竟如此灵敏。

他想起他营造过的一个一个的园子，雪落在那些亭阁、假山、花圃、廊檐上，定会传导出更为奇妙的音韵。又想起万笋楼前那一片翠竹，雪覆枝叶，定如王琢琼雕，雪花落下，一定会发出叮叮咚咚的环佩之声。

就在这时候，黎成轩于一片雪声中，听出有一个人影飘然掠过墙头，如一把剪刀将一片雪声剪断，然后轻轻地落到小院里。接着，窗子被悄然拨开，一片方方的东西从窗缝中飞入室内。窗子带严，人随即远去。

点燃烛台，黎成轩从地上拾起一个梅红大帖子，打开一看，便知杜五已返回万笋楼，邀他去叙谈叙谈。

黎成轩看罢帖子，烧了。心却腾起一片火苗，他又可以重见他的万笋楼了，屈指算来，竟别了这么多的日子，梦绕魂牵，思念日切。他知道各处都在通缉杜五，他应该去看看这个老朋友，和他聊聊天，下下棋，解解他心头的郁闷。

好容易挨到天将破晓，黎成轩悄然出屋，然后去马店雇了一匹好马。

马店的老板是熟人，好奇地问：“这么早？到哪去呢？”

黎成轩说：“哪里也不去，随便走走而已。‘只恐诗少幽燕气，故作冰天雪地行’，找点做诗的材料。”

“黎先生，雅！”

黎成轩一跃上马，顶着漫天风雪朝郊外奔去。寒风冷雪，扑在脸上生痛生痛。他不时地回头望望，空阔处了无人迹。马蹄得得，踏不醒四面寂静。

他和杜五见面时，彼此都能感受到心情的凝重，所有的寒暄皆成为多余，四目相对。

一时无话可说。

顿了一阵，杜五说：“我是朝廷重犯，想不到黎兄敢应邀而来。”

黎成轩笑了笑：“我想来看这座楼，也想来陪陪杜五大爷，一切皆是缘分。”

他们坐到炭盆火前，喝酒、聊天、下棋。

杜五的心情似乎好了起来，喝酒下棋的间隙里，便与黎成轩说起造园



的事来。黎成轩发现社五是看过许多名园的，也能说出此中的奥妙，偶有疑点相告，说的皆是关键处，这使黎成轩十分高兴。

杜五说：“一些名园中，皆设曲桥、曲径。曲廊，为何不设平桥、直径、敞廊呢？”

黎成轩说：“这些构置，原本在交通意义上，不过是由这一点到另一点而已。园林中两侧皆有风景，随直曲折一下，使行者不断变换角度，景因曲折而一步一新，也就更有意味。”

杜五又问：“远山无脚，远树无根，远舟无身，只见帆，这是画理，可否也是造园之理？”

“正是，正是，杜五大爷真是行家里手。园林的每个观赏点，皆一幅幅不同的画，要深远而有层次。所谓‘常倚曲栏贪看水，不安四壁怕遮山’。若明白这些，在造园时，宜掩者掩之，宜屏者屏之，宜敞者敞之，宜隔者隔之，宜分者分之，园子也就好看了。”

故建亭要略低山巅，植树不宜峰尖；山露脚而不露顶，露顶而下露脚；大树见梢不见根，见根则不见梢：皆是此理？”

杜五频频点头，说：“黎兄这才是真知的见，杜某佩服佩服？”

暮色四合。

杜五问：“明日黎兄得闲再请光临敝园。”

黎成轩很觉意外，心想：这天寒地冻的。何不留我一宿？

杜五抱歉他说：“兄非山堂中人，有些规矩是破不得的，海涵，海涵？”

黎成轩说：“无妨，元妨。”

顶风雪，黎成轩扬鞭策马而去。

一连七日，黎成轩皆应约而来。

马店老板在他牵马出厩时，目光闪闪烁烁，充满了惊疑。在那一刹那问，黎成轩突然明白了什么。

今日摆开棋盘，双方刚落二三子，黎成轩突然说，“杜五大爷，恕我直言，你是想用我作诱饵，引人而来？”

杜五一惊，一张脸顿时红了，随即但然相告：“黎兄，此中隐情，未能明说，请你原谅。洪门败类不除，则灾祸不绝。你所营造之万笋楼，乃万样楼，正可设伏。”

黎成轩长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万笋楼乃我之心血之作，看来是难以传世了。”

杜五起身抱拳行礼，说：“我欲与楼同生共死，只可惜你一番苦思付诸东流，又把你拖进这一场大劫，杜某也是不得已啊？”

黎成轩不禁热泪盈眶，说：“社五大爷有如此豪情，我亦并非无备而来。家小早已移居，我已无所牵挂了。我毕生之才情，凝结成这座万笋楼，楼亡即我亡，我岂不知大凶之重要川杜五大爷，只管按你的想法去做！”

杜五说：“黎兄，我们坐下来继续下棋吧，我想该来的人也快到了。”

“好。下棋，下棋。”

## 陆

杜五两指间云子的粉末簌簌落下，如一阵淡黑的轻烟。

楼外依旧是风狂雪猛，大地间仿佛澎湃着万顷雪涛，奇寒砭骨。

杜五说：“黎兄，他们来了，而且会来许多人，一场恶仗即临，你与宋管家从暗道先走吧，由我一人来了结这个洪门败类。”

宋管家老泪纵横，说：我跟着杜五大爷几十年了，岂可一个人偷生而去？我已是风烛残年，又无家小，无挂无碍的。黄泉路上。你杜五大爷多个伴吧。黎先生先走吧，你这一身绝技，总得传下去的。”

黎成轩亦摇头，说：“有意无意间，我已参预这个情境，可算是洪门中的人了，和杜五大爷、宋管家厮守一处，是我的福气。我和宋管家先上顶楼，我们在那里迎候你杜五大爷，真正领略你的英雄本色。”

说毕，黎成轩仰天一笑。

杜五叹了口气，对两个站在身边的侍卫说：“你们找地方躲着，将此处情形看个清楚，然后从暗道出去，将谁是洪门叛逆遍告弟兄们，以还我一世清白！”

说毕，杜五大步出楼，向园门口走去。

宋管家迫出来，说：“杜五大爷，你没带虎头刀。”

杜五说：“何必用刀，这楼比刀厉害千百倍，哈哈……”

黎成轩突然间有了悲壮意绪，不是为自己，是为这座楼。他不可能再造一座这样的奇楼，后人亦不可能，可惜，可惜！

宋管家又说：“黎先生还是从暗道走吧，也许逃过此厄，可再造一座这样的楼！”

“宋大爷，此楼虽只造七年，却是蝉恩竭虑，用尽一生积累的才智，这样的楼不可重复，也无法重复。昨夜，我在家中将所有图稿一并焚毁，决意与这座楼同归于尽，从此再不作满清之顺民，愉快，痛快。我们上楼去吧。……”

那两个侍卫早已不见。

在登楼的那一刻，黎成轩回过头去，只见杜五高大的背景剪开一天雪幕，大步而去，脚下雪花四溅，震得地皮微微发颤，不禁喝了一声彩：“这才是磊磊落落大丈夫！”

## 柒

杜五打开园门，门外果然站着四个彪形大汉，一个个眉宇间杀气闪烁。

为首的一人，上前行礼：“不速之客，踏破山门前来拜谒杜五堂主。”

杜五抱了抱拳，剑眉一扬，高声问：“来人出世何时辰？”

这里洪门规矩，凡陌生人来访，必须对“海底”（隐语），以确定来人身份。不是洪门中人，是不懂得这些“海底”的。

那汉子忙施礼答话：“义兄问我何年辰，岁次排来是甲寅，吉月孟秋念五日，时逢好位我生身。”

杜五又问：“来人贵府在何处？”

答：“枯木逢春早发芽，八仙过海插金花，公主骑马路上过，松柏林中是我家。”

“路上可见庙一座？”

“灵王庙内插金花，万姓同埋共一家。普天之下洪为姓，风人说我采桑花。”

“灵王庙过又何山？”

“步至乌龙景色辉，百花开放鸟音啼。龙吟虎啸山川秀，明人前有对联题。”

杜五几问之后，便知不是洪门中人，这些“海底”是由人教过，反复背熟的，如背书般呆板而不带此中人的激动与潇洒。但为了表示他的“谨慎”，故意地多问了许多“海底”，以便宋管家、黎成轩可以从容上到顶楼，侍卫

可以迅速地藏匿。

杜五朗朗一笑：“原来是自家兄弟，请堂上去喝酒叙谈。”

一任园门敞开，杜五领着四个汉子进园。

走过竹林时，杜五问：“这一园翠竹如何？”

一汉子说：“郁郁葱葱，雪压不倒，好竹！”

杜五又是一笑。

到了万笋楼前，杜五回过头来，突然厉声问道：“圣贤二爷夏炳生呢？他不是要捉拿我么？”

话音刚落，一根铁尺朝杜五飞过来，刷刷有声，杜五也不躲闪，任铁尺击在左臂上，挫然落地。

“软而无力，功夫大差！”说毕，杜五身子微蹲，一个“旱地拔葱”而起，身子腾空，然后轻飘飘落在二楼的檐梁间，再是一个纵身，跃入楼里，然后落地无声朝四楼掠去。

一时间，各楼的窗子因机关操纵、一齐关了个严实。

杜五，宋管家和黎成轩站在四楼的一扇小气窗前。

“黎成轩在窗子同时关闭时，他激动得难以自制：这楼果然好，各处的营造无不精妙！”

他们看见夏炳生领着一伙人冲进园中。凶狠地扑向万笋楼。

围墙外刀矛林立，甲冑铮亮，如蚁兵勇将万笋园围了个水泄不通。

杜五说：“果然是这个杂种，当初心慈手软，没有在香堂结果他的性命，以致遗祸洪门，这是我的错！”

宋管家说：“今日便是他的死期了！”

夏炳生举着七星剑，呼喊：“上楼捉拿重犯杜五，朝廷有重赏，跟我来！”

说毕，领着人便往楼里冲。

上到三楼，夏炳生忽听见背后一声巨响。沉重的铁板闸门落下，断了后路。欲往前冲，上四楼的楼道口又是一声巨响，闸门落下来将前路堵死，顿时里面一片漆黑。

黎成轩操纵着这些机关，心急跳，气急喘，脸上容光焕发，目光里燃烧着一种狂热。

他说：“这楼真好！这楼真好！”

宋管家说：“是的、真好！”

“杜五高声赞道：“黎兄之楼，堪称鬼斧神工，凡能从此处活着出去的人，岂能不口口相传，兄之名必不可掩！”

夏炳生在楼里狂呼乱叫，其声凄厉，如困兽一般。

园子外的兵勇，如狂蜂般，一拨一拨拥到楼前来，然后往楼里扑。

闸门相继落下，楼门闸死了；一楼与二楼、二楼与三楼之间皆分割开来，成为一个一个的“宠子”。

杜五对黎成轩点点头，从容地走向挨墙而立的一个大神案，神案上供着一个威风凛凛的巨大的龙头，他咬破手指，将血滴在龙头上，大声说：今日清除洪门叛逆，黎兄功不可没，杜五点血龙头，以表谢意。”

黎成轩脸色庄重起来，说：“杜五大爷，是时候了！”

杜五便一咬牙使劲旋动龙头，只听见咣

啦啦一阵脆响，随即万笋楼各处亦响声不断一樑动而万樑动，势不可

挡。接着，整个楼体开始猛烈地摇动，如山崩地裂，继而如天塌般一声巨响，溅出一派杂乱无章的惨叫。

万笋楼兀地倾塌了。

主楼倒，园中各处建筑仿佛听到一声号令，亦纷纷塌倒，梁柱横陈，砖石乱飞，兵勇们一片鬼哭狼嚎。园外的兵勇见状、纷纷逃故开去，一个个脸色苍白。谁见过这样的迷阵呢，好好的一座园子、一座楼，转瞬之间，便成一片废墟。

更奇怪的是，庞大结实的楼基鬼使神差般缓缓下沉，两边的土石翻覆过来，夷成一块平地。

雪花飘飘。

雪花飘飘。

### 捌

许多年后，我在古城湘潭的一个旧书摊上，购到一本十分残破的线装书，没有封皮。

没有书名，亦不知作者是谁，书中有一则文章写道作者随当时的一位总督去勘查万笋楼；旧址，是一个大雪后的晴天，“但见丘陵间有一块平地，晴光耀雪，何处有楼有亭有圃？唯翠竹数竿，傲然而立。兵弃所言之事：直不敢信也。

但万笋楼却活在民间的传说中，活在非官方的史乘中。

我喜欢听弹词《湘潭说古》中关于万笋楼的这一段，她具有一种催人泪下的震撼力：

湘潭有座万笋楼，  
万榭相连巧运筹。  
楼旁青竹如剑戟，  
白云到此也不流。

-----

(此小说刊登于“小说月报”)

【作者简介】聂鑫森，男，1948年生，湖南湘潭人。曾就读于鲁迅文学院和北大中文系作家班。1964年开始发表作品，出版诗集、小说集多部，现在湖南株洲《株洲日报》副刊部工作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

-----

